



熊耳先生文集

正編
自十五至十六

~ 16

3391

8



3391
8
教育研究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五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衡孟玉輯

姬路 滕 桓子虎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書牘

報滕君彪

臘書未報春信又至乃知足下翰墨仍舊俯仰無異
懈懷何如良久而見足下著作詩多經古作者各所

熊耳集正編

卷之十五

嵩山齋



撰思以極其趣而今之作者難於為後者足下一一
能別出一奇以敵之書青藍於昌黎誌寒冰於柳州
何其俊也至游記獨未知古人中誰比唯覺滄溟太
華徒苦其險耳自今觀之弇州所謂悠悠旆旌者亦
為君彪道之歟頃與子迪讀足下書乃怨天曰雖是
士常使君彪至此極則甚乎我二人雖憐君彪固亦
同病無奈之何則唯君彪姑忍之脩其在己者以圖
不朽耳其又何言哉咕嗶妨志業豈獨足下凡在吾
輩所不能免其居下流能惡濡乎唯足下所富不特
春秋又天縱之以其才以寵之則何為而有不遂者

乃孰若如不佞謏劣加以日暮道遠唯有一死可
俟而可悲乎君彪足下唯勉之耳問聞有闕者不佞
於足下亦謂之何則既已相乘除矣且千里比肩何
必旦暮居敬致書牘其文甚佳安知致諸三日不見
之間亦足下之化哉唯恨未見他文及詩耳某之捐
館在何日非讀足下誌何以知其為異物哉斯人於
不佞不失為故者十餘年於茲則不佞得不為一潛
然哉乃為一詩哭之亦唯惡夫淚之無從耳煩足下
致諸其家以充說驂禮知死不知生傷而不吊亦何
嫌其不及哀也

又

本府雖_レ逃_レ分_レ以_レ同僚故_レ行李往來莫不相聞則若朝
夕面然耳雖若朝夕面然耳實萬里何以得_レ交言語
接意氣以_レ達_レ平生之志然則所憑書耳而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則亦何以得_レ果能若朝夕面交言語接意
氣以_レ達_レ平生之志然則所憑書耳而書不盡言
言言又能盡意其達_レ平生之志未嘗不若朝夕面交
言語接意氣然則雖萬里將何憾為唯是君彪西之
後索居之歎於世如有所遺者君彪何衰也非復昔
日君彪乎至其曰天幸賜藏拙地君子不怨天君彪

何曾有以_レ反辭老當益壯勿落青雲之志君彪今幾
未三十既稱大儒矜式一藩施名於諸侯國天下莫
不知焉而未_レ能_レ四十即得_レ出_レ此語哉咄咄君彪鬚如
蠟毛何蕭然無丈夫之氣一至此哉海西被異朝澆
季餘風而不知有古文辭者於今久矣豈不悲哉過
化存神不知天以_レ我君彪為_レ木鐸敷文教於此以_レ易
其風化也裕也雖老矣殆將及見文化之盛自海西
始耳且今分天下二之東則無問必當有其人否而
西則非我君彪誰豈翹九國天下將榮之勉哉君彪
努力對天意哉不佞裕之負且氣恐致寇至耳君彪

空為憂之而喜之乎如居敬為不佞扼腕積年於今日者則不可謂不愛我而所以愛之左矣裕也殆七十豈有意於世者蓋為裕願一日及其未瞑請得老以從心所欲而至此哉且夫趙孟所貴趙孟賤之裕雖不敏豈至其有於己者之不達之不恤而貪昧其在外不與己相關者乎即令君上有崇道尊賢之實以及此裕固非其人則既已不能無諷議且裕所居間散非爭地寇玉諸有司上所不恤而昔者所進今日凌世祿諸士附則亦是積薪豈躬之故恐因以遺累於上耳所不獲已者以君命之重及諸大夫薦意

之厚也耳奈何可以一己私情使公政有所不行於國中不然服之不稱無辭可以託乎過此乃有尋請耳將在暮月之間請記焉亦唯欲不及致寇得退以全君恩及諸大夫之厚意耳而保懸車之榮於其間有為以報知己者既已七十可知已得奉首領沒地足矣豚犬所入掌頗劇曰即有曰舍汝所學從我苟君命我何得辭焉况非奪其所業者乎且我縱所未嘗習苟試之者我亦寧困於其所之也裕不知其他唯知其為有家之主所以淡拜足下之辱賀也孺人致意家人見及謝謙亦唯書不盡言不多及孔適寒

候自愛

與莊子謙

盛舉將發矣不佞裕之得以短策殿於此役也固子謙所計令之附尾以有致者而裕駑下不獲已而應亦唯重傷雅意也則文拙不憂已唯當其示以請可否以為苟可子謙必撰善書者為寫視其可刺而後上梓庶幾使不有害於觀美者所以乃可讀為已而不少留意於運筆之間奈何子謙不思而至於此也子謙其以為不足掩瑜耶裕已以文拙得收焉以形穢大卷是為多寧忍重以此匿瑕所無可指者將無

因是併令吾子謙以不良圖取此警乎顧其勞費且幾是固非一成不可反者請白之撰善書者改寫視其可刺而後上梓使其不有害於觀美如裕初志以令之以不多為人遺醜有安於懷者幸已若或謂虛飾非所取辱野使出其手而不必煩代試令裕少留意再為之乎亦唯命豈不猶愈於已乎不悉

報莊子謙

裕得足下但暑之書而匪報也者三月於此則即有離群之歎而自貽伊阻豈曰無罪也文章之難為未有難為於今日者也蓋自古今文判五尺童子羞稱

今而古為難則吾二三兄弟之外不有輒下手者也
 宜也哉實如足下之言矣而吾二三兄弟亦舍今日
 而無為者無復有可為之時已足下叱焉裕雖不敏
 請執轡以馳但足下以不佞為為干鱗乎于鱗安可
 為也元美以命世宏才欲一當之猶且稱以多勝不
 佞安可為也且即令不佞能為之無干鱗乃已于鱗
 而有又奚足貴也或勾棘目不佞不佞欲試為一勾
 棘者久之而未能也則豈得非以才所不至而結撰
 多不雅馴者耶足下恐其未也不其然乎若夫以足
 下為平易則特非知足下者已足下不讀六朝已下

豈徒平易史遷班固固亦平易而氣格大別唯足下
 為之雖曰從所好乎舍是誰適

又

芙蓉之圖又一役也不可令千秋之後之人知一窮
 其巔耶足下之記而服先生及諸子之詠附之與嶽
 不朽備矣又何加焉而又命不佞累其尾耶即貂不
 足而狗續之無乃冷觀者疑於非其族類乎若夫曰
 苟蠅附以至則爾力也驥何有愛於千里則不佞固
 辱從提携之後奚敢以拙為解將具艸以有請焉幸
 裝一本致之者一覽以就緒矣

與物大寧

昨之又昨服除初謁餘哀雖存一飲愉快天中節迫
郎君弄勝之戲蓋自今歲始金絲絢爛光映門戶言
祥善事莫以尚焉象物一枚致之臺上聊亦附楸聊
之條表欽慕之意云爾

與豐濟美

姨之由吾而出適也乃何以異乎息媯之祭之過以
婦也唯是經營率薄賣犬之外蕭然已無鵲巢御將
之數寧有穰矣肅雝之美哉則即有曰論財夷虜之
道而君子戒之而寧能有不以是為弗賓者乎乃何

以能育而足下居間之加能合二姓之好以成一
地之大義則豈得非以其傳常而無溢美之言為不
誣曰擇固不在此而遂委禽者耶信然哉薪以斧柄
針因絲入也且夫以其非耦則不唯如鄭之於齊則
不佞之空辭也亦豈唯如忽之於桓哉而足下從佞
勸以為謀則為不佞之仲足也者又多矣乃其姻不
失親而終有得外姓之援以持孤立之宗者亦於斯
也乃受足下之賜也豈惟不佞與族人蓋歸化公以
下寵嘉之者也

與菱長兄

長君足下君家兄弟以嚶鳴藝苑翱翔士林內交於操觚諸君子豈乏其人乎而所為先君子以命不佞則豈無謂苟以其所善見於平昔幽明一之亦足以憮地下何必問其人乎有是哉然不佞短且拙曷足以儼焉之幣或聯翩並至或差池迭臨以見請而不置則可以觀誠切無已矣即孝子之心雖固極乎乃何以其致下寧之至此也即不佞為之欲罷不能乃於次君所為狀中擇其大者從之輯綴成稿以致諸左右亦唯拙工代作伎窮於此計畫無復耳不知於二君之至意一有中焉而笑而置之否若乃有不可

者却揭示使之再思諸筆削得宜勿以多勞為嫌幸甚

復篠山大夫松堯臣無其人其入其國其固味尺一儼至久別之感至復采葛晚生固無可取何以得此軌事推寡君大夫之於民者以及裕輩則過聽已一邑如斗祖宗所遺即有約束唯簡是居上下承守久習便之也謂所割已如此所操奚必大因以僅得保四封矣則雖有善政何用經術為乃裕輩在此可知已取之以名固非察可用之舉為貧而仕亦何見可行而進者則備員而已何在陳力獨不能躬自

履以導而不可不使之知其所由亦取諸易治乃寡君大夫之所不愛斗什之費而裕輩居之以為不素餐者是之為欲寡過者云爾耳亦何足與大方君子之優獎也厲裕以所事則裕雖懦夫敢至非人遺我而以不能用歸咎故自廢絕以致不恭之辜乎乃當黽勉以盡在己者以不負君子之教已矣新撰卒業所謂游夏不獲贊一辭者哉執事以藩國有政之暇而及此豈赫我東方而史無其人是為闕文耶固知以安社稷為悅君子之所不及也唯三子者微矣自開闢已來豈少於卓偉可傳之人而載籍侏離事實

膚淺其跡至有不可得而辨者則豈不悲哉司馬氏嗣起於炎漢時亦已季矣而五千歲一家言使後世有考而載筆者取法矣執事以吾儒碩宿富有史才如此其於創業固無愧於談矣而郎君冲霄之翼又已翱翔藝林則繼志亦何讓於遷也是裕之所以欲莫以赫我東方未必無人終使司馬氏擅美於中夏而有所望於執事父子者也豈有意乎至有所命於首簡為後進不自惜以閭巷如裕猶可使附青雲然非其人無乃顛越以遺執事之耻乎且也裕以東方闕文之故固已有所望於執事父子矣乃待大成之

後於斯驅駑駘以從事亦不晚也容恕
其與田子才

誌成也先授虛道士示南郭服子則還曰渡赤水時
而求諸懷則止無亦有力者妬其奇從備奪以沈之
乎假使罔象奈它何久矣哉道士之阿所好於吾黨
也藉令吾黨文多奇而誰也使之者蓋造化假我以
此物以發天地之蘊已既假矣而又就襲之造化不
為也久矣哉道士之阿所好於吾黨也然亦不可謂
非善謔者也起州一通致諸左右不文足下所知也
唯堤生之美可揄揚者如彼而技窮於此安能盡其

人即服子以無害亦唯與其至耳至所謂非力也者
非足下何以知之勿徒事揖讓哉
報圖南管君

頃者儼然辱臨光寵敝廬會會業廣坐中不盡所欲
言豈不近於為失人者乎尋辱大簡稱譽甚過一無
當者徒使僕入無地耳所著桑韓筆語僕所素願一
寓目者拜賜僕及見尊祖大介君以李陰先生之子
童年而擢秀才褒然稱官儒於朝廷一時諸名賢贈
文章稱其夙榮天下無不稱願曰有子如此以為難
於為其後者而足下繼踵而起也亦未弱冠奉

教與韓容周旋終退舍彼以揚

國家之光可謂能世濟其美者也其亦誰不稱願曰

有孫如此盛哉所質碣石樂書無有以為乞食之訛

識莫以尚焉必大然者也但大食小食本夷狄國名

而碣石亦古貊地則碣石不是乞食之訛而乞食是

碣石之訛中朝雜用夷狄之樂自三代時而然隋唐

時亦有之如今高麗扶南等是已由是觀之夷狄之

樂以其國命其曲若其調亦無可疑者矣以今有稱

狍一越用諸高麗樂者平調而碣石亦貊地考之所

謂碣石者所稱狍一越者而屬我平調亦可推矣然

未得所據足下涉獵博必將有得者也幸為勿棄年
不宣

報生野君

前者辱書而未能報之則無以為慢乎裕雖鄙夫而

豈至不知來而不往之非禮也唯是輕薄之士動傳

聞虛名未詳其實乃試之以蕩倚衝冒視其技止此

遂噉斷其喉是非翹狎之而已也裕才如驢寧能不

畏之如虎乎乃所以屏息不敢動耳裕雖不至槩在

右於此而其初相見也特稠人廣坐中耳何以能辨

諸目擊之間乎則勿深罪已及再辱雅意懇至欲竟

得報而後止，乃知其非徒試之者也。然裕固謏劣，一
 無當於左右之所稱，則亦何以報之。聞諸成君，左右
 高視一世，交不苟假，善哉！自愛君子，不重學，則不固
 寧為伯夷之隘，無為柳下惠之不恭。是立業家之第
 一義諦，不佞裕之所竊抃於左右也。而是亦左右之
 所固有，何待裕言。唯幸不以為佞，取信於此，以益務
 之乎。此為所報於左右者，爾至以從游許裕，固非其
 人。向所為言，官生者亦裕之所知。今之才，子也，豈不
 足於左右之臭味者。裕亦不越樽俎而代庖人矣。見
 投郢篇吟翫，不置唯稱獎過當，不堪愧赧，耳不敢以

下調亂高唱，所以受藏而止也。不具

與廳季崑

日不鄙再辱教，見詢以為文之所據，而裕不報者三
 年於茲。即長者如我季崑，亦焉得不為非人而即不
 報而未嘗不如既報者。我季崑既思而得之矣，六經
 尚矣。自丘明氏而下，時有汚隆，文運隨遷，則固自不
 能無優劣。然代有其人，亦能各持風氣，譬猶五聲迭
 奏，旋相為宮。未嘗無條理，則何敢遽議。即操觚家有
 一二尚論而要之，亦不過阿所好，豈足以為準。則所
 擇亦在我已矣。而由人乎哉。且以裕觀之，季崑於文

未見所據而既已具體豈不可保於異日者為一家
 乎前已報矣幸取信於不佞以自重焉唯信大國也
 而所存於今世獨駒王時覺明書者一篇少媚辭者
 之所不為何以稱焉則無有乎爾非唯今日季崑足
 下勉旃豈地之不生材培植闕功耳東顧之會見志
 非中道而廢者而裕與長君為思父之謂足下既已
 遍歷三都於一時文獻足徵者無不訪問乃何所不
 厭而離七十老母膝下重事遠游為且夫博文約禮
 亦自有序足下既薄自立亦得謂非伏思穿儿之年
 耶思諸若乃友于之義負擔不遠千里而憫長君於

逆旅使裕因以得再把臂道故者雖所不期而所願
 也姪君肄業稱國得良工長君安枕可知也長君不
 棄通家之好使之日在不佞也不佞家累七劑是賴
 恒以得無慮則不佞徼惠於聽家者豈有已時耶此
 附聞以又得一季崑於此為幸云時便北風賜德音
 不備
 報島子行
 孺人之變豈以不佞失兒之日乎天之所以報施於
 吾黨謂之何是無論已唯至其降憫凶亦有以同物
 可不謂奇哉奈何不佞未及知之而一介以吊不淑

而使足下在憂服中聞斯行之也臨使儼然而至先
 施每自己以重交誼則固足下之所以進不及而非
 待今日而後知之者而鍾情於我未散何暇恤人且
 况伉儷之傷有大乎父子之間者有之可以復有子
 而無之不可以復有子也則足下之厚益以見不佞
 之薄也至其極論盡說斷之以數以開蒙惑之心唯
 恐不佞因此以至有過則亦雖同門兄弟之好相援
 以道內以輔仁外以禦侮者固然哉而自非高識遠
 觀先能自處變而後以誘人者何以能如是哉一白
 推惠屬此際可賴以慰無聊者唯有此物耳即知足

下試之以効以及於此可謂愛不佞哉離婁能察秋
 毫之末於千里之外而不能自視其睫勢也乃足下
 雖曉人以其所明而至所謂未免有情者則亦自莫
 奈之何耳唯足下以所以慰不佞者以自慰焉是雖
 贅疣乎不佞之所以圖稱於足下者亦唯此耳
 報東伯通
 損膳羞之品以論其味何其製之似蕪子卿在虜窖
 中所齧以不死者也顧伯通在今日亦猶牧羊海上
 時乎則為此亦焉知其非起於所感者也伯通足下
 諒苦心矣雖然卧起一節未嘗一日忘奉主則愈困

愈勸軼乳亦豈無日矣伯通足下努力哉其至使不
 佞裕也嘗焉以知處節之道則腆乎命之也
 與東伯通
 印章之刻足下既已諾之矣而其不復言躊躇至今
 者憚以細技煩君子已然某以此特求諸足下寧獨
 以其手之高而已足下溫雅之質以為之而其佩諸
 坐起奚翅西門之韋是謂德之符矣是某之無它也
 足下寧獲已耶唯石理麤厲恐有妨於運刀已清谿
 讀書山陰托興各四字一朱一白而字體則唯足下
 之所擇焉

伯玉卒業元美既獲隴於足下又此以望蜀唯不得
 足下天府據之乃何以與彼英雄之子對壘幸勿惜
 地
 見足下論彼其之子則甚哉為吾黨扼腕也蓋足下
 于城吾黨外禦其侮而吾黨自得足下惡聲不入耳
 者亦恒於斯也彼引以其君若大夫則雖已所不欲
 而不可奈之何耳乃何難焉獨其至先配後告則不
 可謂非誣我者宜乎足下以此為大故而欲棄之也

而不佞聞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豈非君子之優於
 待人者耶若於此而遽棄之其於為追孰甚焉則寧
 使彼棄我勿自我棄彼是不佞之所願而又所望於
 足下也足下至謂下喬木而入於幽谷激亦甚哉乃
 知足下憐才惜彼併前功失之切德之心無已也而
 不佞察其所安彼固非有二心於吾黨者足以徵其
 出乎君若大夫之意而非己所欲矣何至廢業哉且
 夫鄙老所關固異道也而今唯易門耳苟得入焉何
 自而不可觀百官之富宗廟之美何必使自我而後
 為無憾也况赫赫官闕青雲所在凡當今世經藝之

士非借驥尾不獲以進乎而至其有失次序者亦焉
 知非有不得已者而然也亦何深責焉不佞雖汚矣
 豈至徒為佞以取容者不可亦使人謂吾黨曰有長
 者之風哉唯足下少徐徐焉臨書猶恐足下併罪不
 佞以無特操耳不盡

報源大夫

辱書及大篇裕穎浼至不能讀焉何也向者托詩書
 之役日賜之接見未嘗不歡然相忘裕因以得賁其
 跡者唯是新進未有所歸故借之竈以使所視若指
 儼也君子愛人則固然乎然裕也不佞何以獲諸

事也乃雖置郵以承起居未以為過豈宜以近諂之嫌為解以廢尋常之禮也且子帥之往執事以人迎之竟至則與同列諸位大游揚其業學士為市至無畫夕使之因以無負千里之辟者亦唯執事推轂之力居多焉以裕於子帥不啻同社之好也豈亦可以已而自執事之西兩年于此於之二者未以一謙其謂之何而執吏又重之以此貺裕其何以能讀之聞自子帥之往執事與儀卿春宰輩以文辭周旋未知鹿死誰手云爾空乎子帥以得英才大誇至曰恨不使福生與此輩逐鸚鵡於席上而自傍觀之也又聞

執事曰與講武之士從事於斯弓矢干戈雜然於前叫喚距躍旁若無人則豈欲為曹氏父子乎何壯也然非時也方今昇平百年人人自重未嘗有非意相犯者則即雄蓋一世將何用之若然則執吏為之思為國之故而不已者歟文以飾吏事武以備不虞以身為群下率其何不可為是為自重亦忠之類已庶乎最諸奉酬一篇非報也嫌於來而不往之為近大簡耳時寒為國自愛

復松大夫

執事持以此餽使居於接子之膳者豈聖家故實是

存使之效焉以畢事乎某無似不敢當而於其為善
 禱者敢不拜賜唯在我四封之內稱時令不差民無
 胎夭之憂無非諸公燮理之力即某一子之舉將以
 有後免於大不孝者亦於斯則有取於此物以命名
 字者猶淺哉為不可忘也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五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六

不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衡孟玉程輯

蓋入益益長亦豈姬路

盛芳子蘭同校

石西蠡子彭

士書續

復南部大夫漆君

野生入都乃知大藩世大夫好學有如足下是豈唯

知家之光云爾哉凡在吾黨士亦孰不以為榮者即

如不佞欲得脩刺一見見收於門下以愉快而越在
 千里未有由耳曷期忽損尺一及土物以辱殷勤不
 佞在此轍中之緜响沫自安耳未嘗求聞達於當世
 士大夫君子之間即有所著雕蟲之技不足以覆瓿
 乃何以得為大國君子若足下者所知而過獎至此
 其得非謬聞以至斯者乎以所諭足下潛心於文章
 者盖久矣盛哉是亦豈唯可緣飾吏事蓋非是風化
 亦不可施焉勉之哉其至如推不佞欲效於郢匠則
 不佞特非其人何以當之况足下之資有餘而加以
 篤志其於自效人之力何有哉若夫或有使之時與

聞其政於斯而竊抃不已者則惠如何哉不佞所願
 也非所敢請已野生一日千里既見諸步趨人之駿
 乎異日之價孰能定焉乃知大國不唯其郊年年出
 騏驎而跡滿天下而已足下剪拂既至不佞何與
 唯聞游學有限特為可憾耳假之數年者是在足下
 勿使中路而頓足哉寒候方至為國自重不備

答水秀才

辱書雜窻聞佳欣然念及老夫遠涉拳拳不已感曷
 罄閔河千里既為滄雨所苦泥中十數日抵都郵無
 何以展墓之命又東踰關為總州之行山路崎嶇輿

夫爵_レ膝_レ勞_レ可知也。然霜後丹楓翠栢，往往媚人。山澤之興亦不甚惡，稍以懈羈懷。因想府下山水，致有爽氣。秀才詩思何限，唯老夫別墅之卉，使陶潛宅徒荒蕪已尊人。以政日接，如中猶如府中。孝子勿以念哉。併見寄詩，聊以和答。笑置多幸，政事鞅掌不多。及察焉。

復原生

足下東歸數年，未嘗不向西存問。以歲時則不棄舊故也。厚矣。時見示所著述，知足下敬業日躋，非舊日之看也。其至發憤於日本史之有所闕，自任以大業

欲繼西山公之志，以終其辭。不佞雖情奉乎，未嘗不為扼腕，以興起也。盛心哉。以足下之才，與志何不可為努力哉。是不啻對揚大知之耿光。蓋亦天下後世之所幸也。不佞宥山下之上，是故嘗所棲遲之處。而所謂幽陰館者之故地也。今三十年而歸，山木鬱蒼，不改舊色。如待我然。稍足以養老矣。唯於城東諸君子稍遠，是為嫌耳。扶搖君入都，果然否。果然則不佞別此君殆二十年如隔一世。古人曰：人亦不可無年者。為有為而見於世者，謂之不佞徒犬馬，何以當之乎。唯是非此不得再見此君耳。且果然則亦將悉足。

下起居愉快可知矣客冬轉致道士多寶所惠筑波
 山菴艸是三十年前所許不忘終惠亦奇士哉不佞
 能不為感激乎謝書浮沉不達為恨耳其所乞不佞
 何辭焉雖不敏必為強之耳請為致此意美濃紙一
 束拜貺不耐慙謝不備

與橋生

得一開口笑則足下延不佞坐高堂醉以醇酎而金
 壺玉盃方丈於前偕所謂東南之美者也乃足下之
 意與物至哉若夫逸興未盡繼之以燭因酒渴割紅
 搗挾皓首對碁局傍而觀之殆非人世事矣非足下

有蟬脫乎濁穢之中者奚能致之不佞一介羈旅何
 以得之不足謝耶

與大潮上人

上人自東而西殆三千里矣方其半途一息豈欲見
 世人而向者不佞突起乎埃壒中蒙薦艸之一接纒
 纒乎文章之譚窮日之力而不足繼之以更夜則利
 生之無倦也木林且度耶以上人道德諸天擁護也
 當此天寒衝漲海奚所嚴於風波哉雖然驛路逢春
 浪華高陵梅不似筑紫相府花耶上人儻謂白雪枝
 不佞請弄青柯笛和以別矣豈有意哉維首之服野

人則野人矣而於禦風雪之侮此其有角矣則敢效
獻暄云昔者昌黎之於大顛師以留衣之故乎得罪
當時昌黎其有原道佛骨乎彼大顛者何人何前倨
而後恭也空矣其致議也所以喋喋乎解也不倖於
上人苟有所合於方外者乎奚有所患於今日者哉
而獨所患於其所合者有不可得而議者存也一幅
之中不足冒上人耶是獨所患耳

與高忠介

足下所不以急消息未可知也然彼中人士心醉足
下者居多其得諸寡大夫某所者審矣則遲速無恤

於事不成也唯易子而食折骨而爨而莫示以弱是
第一策也定無足道者矣某自家人就館難於遠出
而加以寒疾不可以風則不能見足下於發春前矣
自愛

與廳子訥

廚饌豐美以助接子之禮乎誕兒自其所含以充乳
者而已賴足下也劑則自是以往至其因庇以使父
母無憂於其疾者亦可知已乃在為兒父母者感德
寧有已時如何致此以使夫妻者不知所措也無亦
以嘗有躬自得意以致某於長卿者收諸通家於

表好義乎然其仕在斯八年于今未嘗一有所效以
 報知己則於此亦能無愧報哉令夫人儼然而臨三
 入子室至視襚祿使家人無恨於不及有姑者又謂
 之何
 報村正盛
 屢辱足下存問裕何以得之得非因白水先生諷旨
 誤以為益者乎然裕固么麼一無有可取者則何以
 當之也
 德廟復土亦天下一大役也而足下奉君侯周旋竣
 事而退勞孰尚焉尋又從之邑則未嘗一日無人於

繆公側也唯是羈縻無恙福履是膺天之所以胙力
 臣歟恭喜恭喜裕故病雖未復常然又不至為虐唯
 因寡君病篤小國乏人以裕輩補直宿之闕則券講
 鞠脛終日不得語終夕不得寐常屏氣似不息者至
 今裕放肆是效體不能屈加以衰病而如此困又何
 如足下切問不置因略為陳近狀爾所示見懷及近
 作吟翫忘疲足下才無不至雖一日千里何有哉唯
 覺雕琢之力有所不足是為可惜已愚見及此亦唯
 以足下不耻芻蕘之詢耳因論徃徃又侑附鄙意此
 上幸取材為純綿之贈特宜寒士乃知足下戀戀不

帝故人綈袍之情也併讓瓜期且至入都在近餘容
面罄

與滕儀卿

儀卿足下固奇人何恠於其疾之奇然疾雖奇安能
使吾儀卿官達不利亦唯有不欲使儀卿違其性以
有所得者耳則不利亦復奈吾儀卿何北地生之不
置某近阿所好然如其巖穴不忘一朝告疾遂從其
志儀卿獨有斯人而如失手無論已某雖不能及焉
而心竊慕之則亦不可謂非同氣之求者也見惠海
物唯與伯通俱它不使一人知此味洗腆之餘讀所

示詩慷慨之氣千里逼人使我二人者激昂不已何
壯也某熊羆之兆適益一累唯天憫多多羅氏不血
食之久遺之以此類歟是為幸耳餘無足狀者矣

復石子諒

嚮者不遠千里而來舍館未定見長者耶乃知非足
下為鋪餽者耳不佞衰朽分無可取乃何以得諸足
下乃得非誤聞至此者耶唯是不能忘其所由生物
之情歟不佞出鄉在此者殆乎三十年不為不久而
士民雜居所交皆異鄉人耳則無論其稱東人者即
得見語音物色似東人者亦豈不為戀戀况足下

臭味來參吾黨者乎乃謂幸暫留此得屢聞餘論者而奈何足下席未煖奔喪千里使不佞不遂所願也天靳良緣不其然乎書辭懇懇推稱不置使人無地入耳不佞何以當之所示近稿自是大國之風其孰不服於足下在邊境能自致此乎而才氣特俊不可當也豈不佞輩所輕議無已所不足於足下非亦而適且患其多者歟是其勢所以不能不走俊也近世鉅匠於近體詩聲律特嚴而憤焉怒則不取蓋氣不掩律律不傷氣夫然後可以列於藝苑矣今使足下改轍暫就車路以馳勝不雖未可見而及其就蟻封

卒無不全矣足下其思諸既布芻蕘之見奚必一一指擿此完封奉還嗣見示者幸甚賜多賀城瓦硯古物自奇列諸文房可敵咸陽銅雀者矣不佞家藏壺碑文者久之而今又得此可不謂靈物終合乎硯見也不佞又藏此以期與足下終復相見耳併謝餘寒自愛

與高子式

倉生所托足下以徵此始脫稿矣凡贈言其人必有可疑者而後有之蓋文可以實成而不可以虛行也倉生必有可疑者而不佞於生雖一再見于足下所

亦唯稠入廣坐之中而已而彼出此入此進彼退未嘗得交一語以觀其志則何以知其有可擬者也獨生從足下游者有年歟不可不使西京之人知我東都有高子式唯是為可擬者所以不敢以拙為解已其來辭也請授之

不與嵎夷先生

某公以先生所為亭記見示山川之勝造化氏之所矐列其奇固也而至形容之妙則天工人其代之非吾家古文辭何以能之所述崢嶸嶽嶽遐邇綿亘之勢屈曲委蛇左右映帶之狀凡亭之所屬目數百里

之間聚之毫末如眎諸掌者雖置身其中更僕數之自傍從其所指以接之又何如焉而筆力飛揚又見其與造化互相發揮矣奇哉而唯字亦奇無論卒業開卷既崎嶇至徃徃質諸六書家以知其為某字則豈使一世之人不能讀焉而後以為愉快乎元美稱于鱗太萃為千古一記亦唯以不能句而已先生以字併之于鱗所無恨不使元美見之已其餘壽序之以事繁人號說之因地資義亦各極新奇要之非玉不琢非錦不裁駘蕩如春風和氣終日坐其中而不可厭則裕豈敢知之而信乎拈來瓦礫是金汪汪如

乎頃之陂澄之不清渚之不濁不可得而量則先生
 其自為一大家乎是裕之所於先生不敢為佞又不
 敢為諛也門下數子詩若文翩翩共佳聞先生與此
 輩約欲為席文會裕則以為非易事也以擬弁髦而
 已則又何言不然古之所謂能文之士何限而為此
 事者獨聞禰生而裕亦視其所為疑非一旦之所能
 也于鱗以有明文宗曰窮日之力不能出一語何癡
 也蓋不如此不足以垂於不朽已豈不難乎然天之
 生物豈愛其才以先生教誨之所至與諸子英邁之
 資而為之於我乎何有則不日見鸚鵡之復出於今

日者乎遲之遲之

答松有文

足下年味弱冠耶裕甚恠天生人而與之才之偏也
 無論四五十而無聞即聞亦不能喻足下今日若
 以聞則奇已寧能無恠乎然天欲凶斯文乎則已不
 然羽產鳳毛出麟人何以獨不然足下幸自愛哉高
 哉論文也以此操槩不朽雖曰難乎而亦何有哉唯
 如裕一懦夫已雖文亦豈得猶人也而足下優獎推
 轂以欲比諸當世作者之列則得非誤取之者耶而
 至其申之太土者特使人欲入地耳裕何以當之

尊大人之壽而諸名公之作備矣又何加焉而又以
 命不佞則豈曰苟可克頌禱糝好醜收之又何不可
 而未暇擇乎乃因以見孝子至誠無已者也然蕪辭
 何以足貴盛筵且諸名公之作在焉寧亦能無愧於
 形穢者乎獨尊大人之標準吾道而名德一世有得
 以一辭贊之者即後進者之所不暇自度而願有效
 也况裕於尊大人幸藉詩酒之坐得三接風範固所
 嚮徃也奚敢以拙為解乃俟其或成也致諸高堂使
 坐客開口而笑者亦豈不足以為稱觴之一助也謹
 此承命

復野子賤

芳君復東得詳足下無他狀懶藉可知已日辱書屢
 而不佞未有報則足下得無有至疑以為有逐仲英
 者乎老懶固然然足下所命亦大任以不佞之劣雖
 欲速成豈能得乎所以棲遲至今也記纔脫稿唯是
 非所親見方面所向眺望所及及楹數多少豈可以
 想像者也乃余之所一二於足下者以起之不知有
 萬一於足下之意笑而置之否耳足下以舊好之故
 不遠千里而及之則固不可論巧拙而不佞亦甕以
 不自量不顧望而對者然不然不佞老益無為不有

可以辭者耶亦唯知不免於杜撰之譏耳篇首據梧
 談樂者實黃帝所謂北門子成者侍側已而今易之
 者無他此處屬賤不欲出聖人之名故取當之已竊
 以寧不得於事不可不得於文也且夫莊周之書多
 寓言假聖賢之名以著其意則亦何拘焉讀者以為
 欺人乎固所不辭乃將曰信也然足下以為如何苟
 不可者必將有所改焉無已與下所出二人者共同
 沒其名唯跡是存亦似無不可者幸却命之乎不佞
 羸病日切廢棄不似在世入所謂逐仲英者亦將不
 遠耳足下憐察焉不備

報守伯身

不見三年一命翩然自天而下足下豈既西復東歟
 渴可知矣不遺舊好亦將繼昔年以所講每儼然辱
 臨同座甚喜者厚哉足下於斯文也最爾敝邑不足
 以勞玉趾則裕也何敢望雖然吾輩之幸也苟能得
 如所許將掃席而埃倒屣而迎耳維祈赤羽之變亦
 唯為斯文傷之服翁之澤將斬歟土未敝尚有埃耳
 昔親炙徂徠先生象運飛聲四海某某諸先生今其
 有後者幾人所聞縣氏之子不知其何如則歸然而
 存者足下一人耳乃能難於為名家之後而衆望

見歸余嘗親見暇翁時日足下千里之駒不置知言
哉所謂不絕如髮者得非謂今日吾黨之衰耶足下
幸努力為斯文自珍餘面罄貴土名紙固高品受賜
多謝

報大管生

不佞裕於足下邂逅都下一再交歡如舊相識則氣
合耳何足論也獨當其脩世譜中葉遭亂避敵南遷
其跡稍有不可詳者質諸異朝之客異朝之客亦茫
然涉獵之博能於人所不及見得之以告之使裕知
所由出百世正統歷然不可紊者誰成湯大聖也箕

子大賢也而孔子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而今以成
湯為祖以箕子為宗以孔子為百世之親則裕雖衰
季於是乎即攘臂行天下孰敢爭長亦唯足下之庇
職是之由則何以報之唯是忘足下忘祖先也都門
之別艸艸至今恨焉託若狹氏書辭懇到見需鄙述
為足下思茲未得獨郡城臨大湖大湖天下奇觀也
足下戶庭之間顧必有因之成趣者樓若亭以其所
命之稱謂與所眺瞻之大槩見示裕身所未嘗至懸
度試構思焉諸君計無恙晨晷夜鯉湖中名品知同
臭味不佞相去千里朵頤亦可知耳一笑附寄野君

者幸為致焉

報罔君

昨者垂諭繡縷時會出不能即報耳所論二三君子
 者於文學當今世豈謂復有其人耶足下欲必見之
 而不置厚矣其操志也乃改作石山人書附諸從者
 至則如嚮所誠告者必當倒屣而迎若與鷓士寧者
 亦唯命尋將發待之日所許二具此蒙終惠亦足以
 賑屢空矣不堪感謝餘面罄

與沼子行

昨祝融之變不佞表火道知足下之不免也乃欲走

一夫備正徒之數而奈何會舊夫已退新夫未進之
 交獨與一應門五尺徒望鬱攸歎無喫酒之術耳已
 而傭人問諸本郎則果足下僅以身脫何不吊也足
 下不吊則不吊矣而足下厭陋隘地卜居之議非一
 日也則又焉知非天助之除舊者也無問他物牀頭
 四絃得無恙否假令少蒙創以比中郎焦尾亦何不
 可不佞所寄托本獲諸火中豈復歸其所乎延平精
 鑿一去不得復見則神物不可長留久矣即為烏有
 奚足惜焉

又

見托其生詩越尊俎操鸞刀豈謂厭足下之意實所謂黃葉止啼者已自祝融氏之變幸其近而得數見而咫尺胡越奈鬱陶何裕縱不往足下寧不來太幸子口足下不置豈欲代秋子遇足下歟足下亦以秋子見之何患乎無師友也伯通宅分韻一首非令足下徒解頤也察焉

復澁潛藏

日者儼然而臨時不佞會在感中不能見人為足下遠辱強起僅得一接即得一接僂焉不有交一語以副雅意尋病數月又不有削一牘以展謝其謂之何

而申之以尺一見憚問則豈不難於受者乎向所遺示新著數種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其於大學論辯高妙今之學者不能離朱考亭物徂徠之義而周旋而足下超象於二子之上發揮如此可謂卓見矣以序見請不佞輩固不能贊一辭徒以歎服而已耳冠玉其首何以當其人及刻成乞得一本以為家珍是願耳主志之說與夫所謂主氣者如何哉不曰志者氣之帥乎為唯氣之任而無志以御之縱橫則有之何以要諸範乎則莫以尚哉足下之立教也所示近作諸什敦厚雅正異乎世之蕭然唯時風足靡者之所

為哉其亦得非自主志來者耶於詠史一二之作特見足下得力處云見懷一篇聊此奉酬匪報也永以為好耳惠所自製一幅層嶂峻嶺其奇與詩敵乃知足下於繪事亦妙絕非世人之所為也不佞老且疾濟勝念絕久幸受言藏之應接於卧牀前以準擬山陰道上之行多謝向者所示新著數種總若干冊封此壁止伏乞領納伏枕不次春寒自玉良矣

與泉谷惠頓上人

發春朝正之次枉輿過訪也瀟水翁亦不須胥命來會唯我三人用所齎賜歡然道故雖須臾間千載一

日交情殆盡愉快何如蓋天為吾輩不靳良緣似不偶然耳分攜無何鸞山俊靈松蓮了璇四上人各執禮贊之重儼然辱臨僕固陋無德以聚人是何以致之得無因座下之先容乎不然何能得諸方外之諸君子至此也然率然見迫則僕無地可入殆至將踰鑿牆壁以逸耳曷能堪愧赧然僕既已掃跡在此因是幸內交諸上人雖穢行得執手窺蓮池之會嶽遊自是始則僕喜可知已亦唯有賴座下謝之耳幸為權辭彌縫焉是祈都災敝却亦鞠為赫土一芥不留兒輩俯仰纒脫身逃來枕藉斗室不堪糝雜且男衡

從寡君就國三千里之行囊中之裝俄而無絲辨一
 金稱貸拮据諸瑣微所以不能作一字書以起居也
 曇龍上人指館山衆止一碩宿知不帝座下山河之
 感如僕則及見斯人年少時而今如此能堪徒遺拱
 木之毀耶悲傷之餘聊又及此耳逼暑思山中泉切
 與瀟水翁約欲暫忘人間三伏之苦請為備三宿之
 香糧俟焉書不盡言炤諒自珍

與滕穉卿

自足下之東發矣為秋潦之動善使昏墊之民載路
 裕未嘗不面上向如巫廷而五日至九日不雨即十

日雞鳴風雨申旦而甚而亦不崇朝而已則計大河
 不濡足其入府也即後不出十二日外者已而讀松
 大夫十三日之書則未也曰得無河宗為祟乎則西
 則否耶焉得坐焉圖千里之外乎唯是足下薄裝取
 家長塗踰險未得其報裕不能安席未審俯仰無恙
 竟能到否松大夫及界君之書云舍館既定灑掃以
 邊乃知足下之遷也猶歸也亦唯二君之惠不有闕
 也不然千里而稅駕猶之羈旅寧得無暴露之患耶
 則寧獨足下雖裕以同僚如貫之諒有餘荷之者也
 唯未得足下之報不堪跂予之至不備

也至之士亭于是年丞丞子孫
 而視古正焉身者故可以及化
 成而上以大而化之果乃于解
 惟肖者樂其又無謂亦也至
 無人子子孫不其獨之化而化
 成以出固其自然來也意不

之之離能一之子孫之文也至是
 大者其神化也心也材古也
 子孫相為以子孫也至之士也
 為于辨在若此其多也也也
 子孫惟肖在也雖是錯也也
 為肖之而及也肖于孫相為

似也子彈之外無液子彈之
 宜在字人不封其與于研相
 為似何謂相為似自坑采色物
 生強之之謂守著者本之
 則世就之不見所任有碗面
 目唯辨為教曰學子于研之末

有似於象也何子彈焉何子
 彈焉子彈之詩既有所由又有
 亦作是亦于研惟省其字文
 象持象勢合其後
 安永庚子之冬

練湖

